

天下事丛书第三辑

新年伊始，世界不太平

英国大臣支助伊拉克军火工业内幕

我，萨达姆的侍卫官

在伊拉克的机枪下

苏联经济走向何方？

从海湾危机看“美式民主”

新华出版社

D815/113-2

责任编辑：文 仁

封面设计：张仁华

我，萨达姆的侍卫官

《天下事》丛书 1991 年第 3 辑

新华出版社《天下事》丛书编辑部编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字数 150000

印张 6

印数：100000 册

1991 年 2 月成都第一版 1991 年 2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7—5011—1125—1/G·356

定价：2.60 元

内容简介

炮声在海湾轰响了！作为目前全球第一热点的海湾局势牵动着世界人民的心。广大读者除热切关注情况的随时变化外，更希望多多了解一些深层情况，理解局势变化的脉络。我们不敏，愿竭力以副读者雅望。本辑的《我，萨达姆的侍卫官》就是来自萨达姆身边的珍秘材料，可以令人大增见闻。《鲍威尔其人其事》介绍的是作为美国军事首脑的黑人上将的情况。《英国大臣支助伊拉克军火工业内幕》则揭露了英伊高层的一些内部活动。它们都展示了形势发展的内蕴的若干侧面。

三毛，这位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饶有个性和才气的女作家，忽然匆匆走了。我们大家都为此而震悼，为此而痛惜。我党早期的活动家高君宇同志曾有自志云：“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三毛生平何竟有所相似，而她用自己的手把自己变成一颗彗星，实在是不该的。斯人已矣，隔海招魂。我们特选辑一组有关她的最新的文章，谨表我们的怀念。

不久前，还传来台湾孙立人将军去世的消息。这位在抗战中有战功，曾在东北错误地对解放军作战，后来在台湾又成为一个轰动的政治事件的将军的生平，重新吸引了人们的注目。有些内幕情况很值得向读者介绍。本丛书在去年的一辑中，曾特别刊出前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亲口承认孙立人反蒋确有其事的问答。台湾有刊物就问：“如果没有孙案，蒋经国有机会透过政工来控制军队吗？”可见这里确有些文章。我们在本辑特选了一组文章，透露一些个中奥妙。

在本辑中，选译了一些美日记者对苏联、东欧、德国的报道，叙述了那里的一些实际情况。在《裕仁天皇筹建“皇军”内幕》、《十大汉奸的下场》以及《江南命案忆秘》各文中，都系统提供了好些可贵史料式内幕情况。它们都很有可读性，可使人大有所获。

我们高兴的是，本辑将伴随着辛未年、羊年的到临而送入读者手中。三阳开泰，开岁大吉，谨祝愿读者，同时我们也沾光，都在未来的一年中，得到更多的吉利，更大的吉种！

我,萨达姆的侍卫官

《天下事》丛书第三辑

目 录

新年伊始,世界不太平	1
我,萨达姆的侍卫官	3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其人其事	5
从海湾危机看“美式民主”	9
英国大臣支助伊拉克军火工业内幕	11
海湾成了美英等试验先进武器的场所	16
电子战的真正胜利	17
美国军火工业对自己的成就大为满意	18
在伊拉克的机枪下 ——人质手记 87 天	14
孙立人的最后一次访谈	26
孙立人一生,几度春风几度霜	29
在现代化和封建之间搞平衡 ——记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	32
对三毛的最后一次专访	19
三毛遗作:加纳利书简	21
哭爱女三毛	13
三毛是我的恩人	25
三毛屏弃了红尘	36
三毛的爱情哲学	15
三毛作品年表	25
马来西亚建议成立“东亚经济共同体”	33
李光耀,世界对他刮目相看	35
在美国撒银子找说客的日本人	37

日本以外的亚洲十大企业集团	39
苏联经济走向何方?	42
日本记者眼中的东欧经济	44
德国统一后的 34 个故事	48
英苏合力抓毒枭	51
不少英美政坛明星,酒色关前纷纷落马	53
大军火商的“性贿赂”工具	
——英国“议员研究助理”潘密拉	55
美国警察的苦恼经	57
为你敲响婚姻危机的七个警钟	59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新科技成为恐怖分子的克星	61
神通广大的“野外机器人”	64
十大汉奸的下场	67
裕仁天皇筹建“皇军”内幕	70
中国征婚趣事一箩筐	75
大陆明星出国风	77
江南命案忆秘	79
美国新选华裔女州务卿刘美莲	81
“八贪”在台湾	82
台湾深夜堵偷渡	83
两分钟内溜之乎也	
——香港走私活动目睹记	84
香港社会毒瘤——“大耳窿”	86
蒙汗药是个什么玩意?	87
男性酷刑太监考(续)	89

●杨 灿

新年伊始，世界不太平

1991年新年伊始，世界很不太平。海湾战争牵动世界人心，苏联局势动荡令人担忧。

一、海湾战争爆发

4月17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发动大规模海空袭击，历时5个半月的高湾危机终于演变为一场残酷的大战。

1月15日午夜是联合国678号决议规定的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期限。随着这个不寻常日子的临近，海湾危机到了战与和抉择的严重关头。在举世关注的美伊外长1月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失败后，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1月12日的巴格达之行再次受挫。在美国国会同日授权布什总统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后，伊拉克国民议会1月14日一致支持总统萨达姆的强硬立场。法国1月14日晚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一项6点和平计划，在次日的安理会上遭到美、英、苏的拒绝。在各方的和平斡旋接二连三失败后，海湾战争的威胁与日俱增。美国从欧洲向海湾急速调集大量武器装备的同时，以每天5000人的规模向海湾增兵。到1月15日，美在这个地区的总兵力达到45万人。伊拉克方面则一再扬言如受到攻击，它将使用化学武器。萨达姆同日亲临科威特前线视察部队，发誓要让“美国人血流成河”。1月13日晚，布什在白宫召开高层决策会议，决定在巴格达时间17日凌晨发起攻击。16日上午10点半，布什在白宫签署作战命令。当晚，通知国防部长切尼，按计划对伊拉克发动攻击。当晚7点（格林尼治时间午夜），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宣布，美国及其盟国军队开始实施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袭击科威特和伊拉克的目标。

17日凌晨2点35分，巴格达地区突然响起猛烈的爆炸声，弹雨穿梭，浓烟滚滚。美国记者现场报道说，多国部队飞机投下的炸弹爆炸声象浪潮一样，每隔

15分钟左右席卷一次，巴格达西南部上空就象有上千只萤火虫在穿梭。

美国发挥其海空优势，对伊拉克的军事目标进行狂轰滥炸，企图在短期内取得制空权。在第一次空袭中，由28国组成的多国部队中，美、英、沙特和科威特4国投入战斗。从16日21点50分开始，4国数百架战斗轰炸机，从沙特的宰赫兰、泰布克和巴林的穆哈拉克等基地起飞，对伊拉克和科威特的60多个目标进行轮番攻击。美国还从海湾北部和红海的舰船上发射了数十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伊拉克主要的指挥中心、导弹发射场、空军基地、化学武器和核试验工厂、通讯中心等等都遭到袭击。

在多国部队空袭开始后，伊拉克实行“战斗之母”行动，进行反击。伊拉克防空部队对来袭敌机进行密集的炮火打击的同时，还派出战斗机迎击。在第一次3个多小时的空袭后，美国及其盟国宣称，伊拉克的大批空军力量和萨达姆的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大部分生物化学武器和核基地、飞毛腿导弹基地等目标已被摧毁。以色列军方也颇为乐观地说，伊拉克以以色列为目标的导弹基地被摧毁，伊拉克将无法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但是实际战况并非如此。17日上午，伊拉克向沙特首都发射了4枚飞毛腿导弹，击落多国部队3架飞机。18日凌晨，伊拉克攻其不备向以色列发射8枚常规弹头的飞毛腿导弹，3枚击中特拉维夫市，一枚落在海法市。以色列遭导弹袭击后，布什立即召集要员，商讨对萨达姆企图挑起阿—以冲突的对策。白宫发表一项声明，呼吁以色列不要对伊拉克进行报复，并保证由美国作出“足够的反应”。以色列则宣称保留对伊拉克的还击权利。19日上午，伊拉克第2次袭击以色列，发射了11枚导弹，使用的仍是常规弹头。为了稳住以色列，使它不进行反击，美国在当天把几个爱国者反弹道导弹赶运到以色列，保护以色列。22日，伊拉克第3次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在特拉维夫

造成伤亡。但以色列仍未立即报复。

据美国军方透露和专家分析,“沙漠风暴”行动将分为3个阶段。行动第一阶段为战略轰炸,目的是确保制空权。在一周的空袭中,多国部队总共对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目标进行了1万2千架次袭击。伊拉克的重要军事目标,特别是地面设施受到严重破坏,但它仍保存了作战实力。空军的700多架飞机,才损失不到20架。导弹部队固定发射场遭到破坏外,基本未受到损失。美军司令施瓦茨科夫承认,由于找不到伊拉克飞机的掩护所,轰炸的效果不大理想。在头几天的空袭中,多国部队损失17架飞机,20多名飞行员被俘。伊拉克宣布把这些飞行员安置在重要目标设施内,以阻止美国的袭击。美军虽用爱国者导弹击落了大部分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但伊拉克不时向沙特和以色列发射导弹,仍构成很大威胁。人们特别担心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由于在开战一周后,美国仍未取得完全的制空权,这就使它的另两个作战阶段——战术轰炸和地面攻击不得不推迟。它的整个速战速决战略已难以实现。

二、苏联局势动荡

今年1月以来,苏联局势仍然动荡不安。去年,苏联经济出现罕见的4%的负增长,工业产值下降到1988年水平,农业丰产不丰收,日用消费品和食品供应异常短缺,财政赤字达数百亿卢布。外债增加到700亿美元,严重的经济问题和尖锐的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使苏联政治经济形势难以稳定。从1月中旬起,波罗的海沿岸3国局势再度紧张,使苏联国内形势更加复杂。

1月8日,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成千上万名示威群众包围了共和国议会大厦,反对成倍提高食品价格。要求政府下台和选举新的议会。当天,以普伦斯克涅克总理为首的政府宣布辞职,并得到议会的批准。议会同时决定暂停执行提价措施。

立陶宛自去年3月单方面宣布独立后,局势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立陶宛是个资源贫乏的共和国,没有黄金等硬通货储备,石油、天然气等需要靠中央联盟政府提供。宣布独立后,政局动荡,加之燃料和原材料供应没有保障,使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由于设立一系列独立机构,政府的开支迅猛增长。今年国家机关的预算计划增加3400万卢布,共和国卫队又需经费1亿卢布,使陷入困境的经济雪上加霜。由于当局拒绝参加联盟的预算,就只能以大幅度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寻求出路。

立陶宛独立后,通过主权宣言和临时宪法,停止执行苏联宪法,抵制苏联政府的法令。在去年秋季征兵中,大批立陶宛青年在当局的怂恿下拒绝服役。立陶宛境内的许多居民,以及维尔纽斯的一些非当地民族居民为主体的大工厂企业,已要求在立陶宛实行总统治理,恢复法治和秩序。1月10日,戈尔巴乔夫总统致函立陶宛议会,要求迅速恢复苏联和立陶宛宪法的效力。立陶宛领导人兰茨贝吉斯称该函件为“外国领导对立陶宛内政的干涉”,当天就公开表示拒绝接受。立陶宛要求总统直接治理的一派和要求独立的一派之间的斗争由此公开化,使维尔纽斯局势更趋紧张。11日,苏联内务部所属部队根据苏联总统的指示采取行动,占领了维尔纽斯隶属于苏共中央的该共和国出版大楼。在军人和守卫大楼的人之间发生冲突,双方开枪造成13人死亡,112人受伤。在1月11日成立的立陶宛救国委员会,12日向苏联议会发出呼吁书说,立陶宛政府和议会“已丧失对共和国局势的实际控制,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不断地在共和国内制造紧张局势”。由劳动人民和立陶宛民主力量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的立陶宛救国委员会“把全部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目前,立陶宛首都的局势虽已基本得到控制,但以兰茨贝吉斯为首的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和新成立的立陶宛救国委员会仍在僵持对峙。

立陶宛事件发生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局势也呈紧张状态。1月15日,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和爱沙尼亚首都塔林都发生群众集会和示威活动,反对当局大幅度提高物价,要求政府辞职和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执行苏联总统命令。拉脱维亚当局阻碍苏联内务部部队的调动,号召人们保卫议会大厦,首都里加市的街道很快被重型卡车等路障切断。1月20日晚上,在苏联内务部特种警察部队开进拉脱维亚内务部大楼时,与守卫大楼的武装人员发生冲突。双方在几小时的枪击中,造成5人死亡,10多人受伤。事后几小时,拉脱维亚议会决定建立自卫队。

从1月18日起,爱沙尼亚当局在政府大厦部署了大批民警,禁止人员自由出入。同时,爱沙尼亚当局违反苏联宪法和总统有关命令,组建共和国自己的军队。塔林卫戍区司令指出,爱沙尼亚当局的做法是“人为地加剧局势”。

波罗的海沿岸3国的紧张局势在苏联国内外引起关注。为了解决日趋复杂的局势,隶属苏联总统的联邦委员会代表团从13日起对这些共和国进行调解工作,局势有所改善。

我，萨达姆的侍卫官

■法《新观察家》周刊 1990. 12. 20—26

原编者按：他是最秘密的行动的见证人。他目睹了凶恶的处决，甚至参与了其中某些处决。他今后不露真面目和隐姓埋名。他曾在萨达姆身边生活了六年。他曾是萨达姆的侍卫官。我们在此称呼他：卡里姆。今天，他描绘了萨达姆其人。这里刊登的是由让—保罗·马里写的一篇报道所介绍的卡里姆的记叙文章的摘要。

只是到了1986年夏季，卡里姆才明白，萨达姆·侯赛因并不一定是他认为应当效忠的领袖。当时正是伊朗人在两伊战线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一天，伊拉克国防部长早晨6点半来报告，说霍梅尼的军队已攻克了法奥。这个位于伊拉克南部的半岛曾被称作是一个攻不破的堡垒。但是它陷落了！萨达姆·侯赛因大发雷霆，他要求进行反攻，他不想听取他的部长的汇报，因为国防部长提出，人员伤亡已达120万，预备役军人也已枯竭……萨达姆打断国防部长的话说：“伤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要夺回法奥。”

上午11点，萨达姆在距离法奥110公里处第七军司令部地下作战室举行会议。围着会议桌就座的有14个人：国防部长阿德南·海拉拉、马赫尔·阿卜杜勒·拉希德将军、萨达姆总统的儿子乌代、萨达姆总统的女婿侯赛因·卡迈勒和巴士拉武装部队司令萨拉赫·卡迪将军（他是一个勇敢、善辩、得人心的人，50来岁）。另外，有3名侍卫官站在旁边，其中有卡里姆。一开始，讨论就很激烈。萨达姆知道，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取道布比延岛和沃尔拜岛，迂回绕过伊朗人。后来，当科威特拒绝给予这种通行权时，萨达姆只好作罢，他说：“他们（科威特人）拒绝？好极了！有朝一日，科威特人将会对此后悔

不已。”当时，萨达姆决定发起一次大规模反攻，而在会议桌的另一端，萨拉赫·卡迪将军则竭力反对这样做。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指责所选择的战术，并预言这样做将失败。讨论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卡里姆回忆说：“他（指萨达姆）对将军命令道：‘站起来！’将军从他的椅子上站了起来。萨达姆说：‘你，你是一个懦夫，一个叛徒。’室内鸦雀无声。将军背朝着墙后退。萨达姆掏出他的手枪，向将军的胸膛连开了7枪。当时正是战事紧张之时，不过军官们都已习惯于枪林弹雨，但这却是……大家都战战兢兢，不知所措。萨达姆若无其事地说：‘把这家伙给我拖出去。’他继续主持了足足半个小时的会议，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似的。”军队向法奥发起了进攻。这是一次流血的失败。萨拉赫·卡迪将军因正确地反对进攻而丧命。

1987年春季，一天，卡里姆正与萨达姆·侯赛因在一起时，空军司令哈米德·谢巴内前来向萨达姆报告：一架伊拉克“超级军旗”式战斗机在对伊朗进行了一次空袭后，在返回途中被一艘美国军舰发射的导弹击落。萨达姆立即要求美国国务院作出解释。美方答复他说，美国战舰保留对穿越其安全地带的任何飞机开火的权利。人们从未听说过这架被击落的伊拉克飞机，但是此事所引起的悲剧却是

华盛顿与巴格达关系史上的最严重的悲剧之一。

卡里姆叙述说：“萨达姆想要进行报复。”40天后，他获悉，在巴林海上发现一艘美国军舰。“斯塔克”号是美国的一艘漂亮的驱逐舰，重3600吨，装备有导弹发射装置，舰上有200名水手。这艘美国军舰当时并未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因为它在公海巡航，距离伊拉克海岸275海里。在巴格达，萨达姆·侯赛因要求挑选纳西里耶基地的最好的飞行员来执行一项非常危险和极端秘密的任务：攻击“斯塔克”号驱逐舰。

这名飞行员不是别人，而是卡里姆的表弟、一位29岁的小伙子。他在法国受过训练，是个出色、勇敢但好闹事的飞行员。当时，他晚上多喝了一点儿，睡得正香。人们在拂晓时将他从床上拖起来。他半睡半醒地听取了任务，他明白，他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但他接受了任务。

1987年5月17日，他的“幻影F1”战斗机从基地起飞，朝海湾飞去。当他的雷达终于发现距离40公里开外的美国驱逐舰时，他“贴着地平线”发射了第一枚“飞鱼”式导弹，接着又发射了第二枚导弹，“以造成更大的破坏和避免对方反击”。在“斯塔克”号驱逐舰上，舰长并未料到有两枚空对地导弹正以每小时800公里的速度飞向他的军舰的舰身。1分钟后，即格林尼治时间18点10分，第一枚导弹在左舷炸开了一个大窟窿，随后第二枚导弹又命中舰身。舰上37人丧生，10人受伤。伊拉克飞行员望着他的雷达监测屏幕欣喜若狂。他在驱逐舰上空兜了一圈，并拍摄了起火燃烧着的“斯塔克”号的照片。在返回途中，这位有点好惹事的伊拉克优秀飞行员切断了无线电通讯，并声嘶力竭地唱起了一首古老的贝都因人民歌：“他们已远远离去，但他们从没有再来……”

同一天晚上，卡里姆看到他的表弟来到萨达姆·侯赛因的总统府。“我攻击了一个美国目标！”“你击中了吗？”“我已将它化为碎片！”他向萨达姆讲述了经过。萨达姆·侯赛因拥抱了他的年轻的英雄，并任命他为准将，授予他5枚奖章和伊拉克“卡西西亚英雄”最高勋章。几天后，巴格达政权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了另一名飞行员，并因这一“非故

意的行动”向美国道歉，向受害者家属表示哀悼。官方的史书将记住这一可怕的误会的论点：“飞鱼”式导弹的差错。

卡里姆本可以这样长期地生活在萨达姆·侯赛因的庇护下，等待升迁的良机。可是，这一次，他害怕了。他接受了一项任务：杀死萨达姆·侯赛因的内弟、伊拉克国防部长阿德南·海拉拉。这位国防部长是伊拉克最知名的人物。伊拉克总统不能不嫉妒这位国防部长在两伊战争中所赢得的声望，这一声望已超出军界，扩大到全国。卡里姆在听说这一任务后惊呆了：“所面临的抉择是简单的：拒绝萨达姆的命令，将成为嫌疑犯，因此最终将被处死。接受这项任务，就要冒成为一个可能有朝一日被干掉的碍眼的见证人的风险。”

他没有选择的余地。1989年5月5日上午，他们4名侍卫官守候在靠近穆萨勒的费尔纳斯空军基地的跑道上，当时萨达姆总统和他的国防部长正在穆萨勒巡视。卡里姆知道，萨达姆·侯赛因曾用导弹使好几位将军丧生在他们的直升飞机里。但是两伊战争现已结束，人们不再能够谴责伊朗人。有人交给他们一颗定时炸弹。上午10点，这4个人用了10分钟安好了定时炸弹：“我们拆开了直升飞机后座下面的地毯，我们用铁丝将电线固定在紧靠安全带挂钩位置处。安放完毕后，丝毫不出破绽。然后，我们将定时器定在16点整。”阿德南·海拉拉与即将杀死他的姐夫萨达姆共进午餐，尔后他便乘直升飞机飞往巴格达。

当直升飞机的信号突然从雷达屏幕上消失，卡里姆正好在控制塔内。当时是16点整。飞机在飞行了1小时15分钟之后，在距离穆萨勒170公里的迈赫穆尔上空爆炸了。总统的亲信侯赛因·卡迈勒代表萨达姆·侯赛因来向他们4人表示祝贺。调查作出的结论是，这是一起因“恶劣的气候条件”和“风沙所造成的事故”。卡里姆耸耸肩膀说：“那一天，天气晴朗，能见度很好。”他有点忧伤地回到巴格达，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杀人。此外，飞机驾驶员也是我的一个伙伴。”一开始，他做了几次恶梦，后来他忘掉了这件事。他自己的恐惧已取代了内疚。

美国黑人四星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鲍威尔其人其事

■美国《读者文摘》月刊 1990 年 12 月

伊

拉克派遣大军入侵科威特，举世震惊；美国陆军上将柯林·鲍威尔接到消息后，在五角大楼作战指挥室里呆了大半夜，心神不安地监视伊拉克坦克部队与其他兵种往南推进。他后来虽然回家就寝，但仍不时被助理唤醒，向他汇报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的动向。

次晨，鲍威尔与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向布什总统简报；布什宣称，伊拉克的侵略必须立刻予以制止，沙特阿拉伯一定要受到保护，伊拉克必须退出科威特。

对此，军方一切准备就绪了吗？

鲍威尔将军的回答直言无讳，详细列举了伊拉克庞大军事体制的实力——100 万军队、飞鱼式导弹与改良式飞毛腿导弹、配有芥子和神经毒气的火箭。之后，他向布什总统保证，美国军力足以阻止萨达姆，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全面投入战斗。美国必须集结足够的兵力，使萨达姆认识到，他是在打一场将彻底毁灭伊拉克的基本建设和作战潜能的战争。

布什总统向全世界的电视记者宣布美国遏制伊拉克的决心几小时后，切尼和鲍威尔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即将发动的“沙漠盾牌”行动，这项行动是有史以来部署最速、武器火力最猛的一次。

在他 32 年的戎马生涯中，这种有见识、直截了当的果敢作风，是使柯林·鲍威尔登上美国最高军事职位的本钱。以他现在的职位和他 53 年前初出道时比较，就会发觉没



有任何一位军事官晋升得像他这么快，有他如此丰富的历练。

●大器晚成

柯林·鲍威尔出生于 30 年代初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纽约黑人哈莱姆区，父亲是牙买加贫苦移民，任船运办事员，母亲是缝衣女工。“要努力向学，”他们教导儿子说，“做个有出息的人。”但鲍威尔承认，即令进了中学，他也“时常闲混”，成绩并不理想。

在纽约市立大学就读时，鲍威尔加入了后备军官训练团，这才认清了自己的方向。“在训练团的第二年，”他说，“我体会到：这倒蛮有意思，你干得很不错。”事实上他干得

非常好，1958年毕业时荣膺“学员候补上校”，是可以拿到的最高军阶。鲍威尔授阶为陆军少尉之后，调往西德服役。

1960年调返马萨诸塞州德文斯营区任职后，鲍威尔中尉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阿尔玛·薇雯·庄森。两人在1962年夏天鲍威尔接到命令将被调派越南后结婚。1963年他们的长子出生时，他正在北越边界上率领战斗部队作战，在几个星期之后才获知儿子迈克尔出世的喜讯。

几个月后，鲍威尔率领部下在稻田里作战，误采用削尖木条筑成的陷阱，木尖自左脚跟插入，戳穿了脚背。他被送往顺化医治，不过没出几个星期，他又回到前线带兵作战了。

●“我要他当参谋！”

1963年鲍威尔被调回乔治亚州班宁营区服务时，报名到堪萨斯州李文华斯营区的陆军指挥参谋大学进修。学期过了一半，他又申请去大学研究院攻读。

主管军官坦率地对他说：“你的大学学业成绩不够好。”

鲍威尔听了很气愤。他埋头苦干，到结业时，在参谋大学同班受训的1240名学员中名列第二。但是他没机会到大学研究院去深造，他被调回越南前线。

不久，《陆军时报》撰文介绍参谋大学新近毕业的前五名军官。鲍威尔的师长看了，不禁暴跳如雷。“参谋大学考第二名的毕业生在我的师里，而他却窝在丛林里？”他向他的副官咆哮，“我要他当我的参谋！”

这位师长任命鲍威尔少校担任他的作战主任。鲍威尔在这项新职中大显身手。一次直升机出勤，驾驶员要把直升机降落在森林中一小块空地上。突然间旋翼碰到一棵树上，直升机坠到地上。鲍威尔冒着油箱可能爆炸的危险，从冒烟的机舱中抢救出几名同袍，因而获颁“军人奖章”。他服役以来共计

获得5枚作战奖章和其他15枚主要勋章。

1969年，鲍威尔进研究院深造的梦想终于实现。他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就读，并获得企业管理硕士学位。

随后他又有了机会更上一层楼。1972年，一位陆军高级人事军官打电话给正在美国国防部任分析员的鲍威尔。“柯林，”他说，“步兵署要找个步兵人员出任白宫联络员，我们要你申请。”

●重整军纪

担任白宫联络员——一群分配到政府重要部会工作的菁英特别助理期间，鲍威尔在预算局长贾斯帕·温伯格和副局长法兰克·卡卢奇属下工作。

可是才做了一年，鲍威尔突然失去了这份梦寐以求的差事。当时美国驻南朝鲜部队之中，吸毒的军人与日俱增，黑人与白人士兵之间的冲突日益严重，并爆发为种族暴动，1973年9月，鲍威尔受命整顿此一频生事端的第32步兵师第一营。

“我把闹事的人逐出部队，吸毒者关进监牢，”鲍威尔说，“其余的每天早晨跑步4小时，到了晚上他们都累得没精力闹事了。”不出几个月，黑白士兵已一起操练、工作、并交友了。

卡特总统时代，鲍威尔在国防部和能源部任高级顾问，军阶升到准将。后来，里根总统于1981年入主白宫后，鲍威尔又和当时出任国防部长的温伯格与副部长卡卢奇共事。

●总统见召

1986年6月，鲍威尔离开了华府。他一直想统帅一支步兵，现在他如愿以偿：他获任命为V军团司令，这是驻在西德法兰克福、拥有7万5千兵力的美国精锐部队。他回忆说，他“大概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将军

了”。

半年之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庞德克斯特辞职，里根总统任命鲍威尔的老朋友卡卢奇出掌国家安全委员会。卡卢奇打电话给驻在法兰克福的鲍威尔，问他是否愿意回华盛顿出任他的副手？“绝不愿意，”鲍威尔说。

第二天夜里电话铃响了。鲍威尔指出，白宫打来的电话铃声特别响。

“我知道你一直盼望的就是出任军团司令，可是我们这里实在需要你，”里根总统说。

“总统先生，”鲍威尔回答，“我是军人：假如我能效命的话，我就来。”

●对症下药

鲍威尔返回华盛顿不久，他跟阿尔玛遭遇了他们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他们留在西德任陆军中尉的独生子迈克尔乘坐的吉普车，由于司机驾驶失去控制而翻倒，这位年青的军官的坐骨断了6处。他输了22个单位的血。

医生告诉鲍威尔夫妇说，迈克尔即使能保住性命，大概也得坐一辈子轮椅。4天后，迈克尔给送回华盛顿华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做进一步的外科手术。“你会复元的，”他父亲对他说，“你想要复元，你就一定能够复元！”

经过多项外科手术后，迈克尔搬到弗吉尼亚州迈尔军营鲍威尔家中。一连几个星期，治疗师在他们家进进出出，但是最有效的药剂还是柯林·鲍威尔不断对他儿子重复的那句话：“你会复元的”。出事之后16个月，迈克尔拄着手杖和他大学时代的爱人结了婚，现在有一个儿子。迈克尔在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文职工作。鲍威尔夫妇另有两个女儿，安妮玛丽在读大学，琳达是个渐露头角的演员。

1987年温伯格辞任国防部长之后，里

根总统派卡卢奇继任，并任命鲍威尔做他的新任国家安全顾问。

●针锋相对

打从一开始，鲍威尔就表现了一种沉静却不轻易让步的威仪。在和苏联的裁军谈判中，鲍威尔发现他夹在国务卿舒尔茨和国防部长卡卢奇的中间，舒尔茨要求的步调比总统快，卡卢奇则比总统慢。在一次气氛紧张的会议里，鲍威尔对舒尔茨说：“乔治，你有些部下想向对方让步，总统是不会那样做的。”

鲍威尔对卡卢奇也同样坚定。“假如我们听取某些军人的意见，”鲍威尔对他说，“就永远不能迈向和平。”鲍威尔坚称，总统是致力和平的。

1988年11月大选之后，新当选的总统布什召见鲍威尔说：“我想我应该有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

鲍威尔辞职那天感到十分难过。“我回家去看电视转播总统就职典礼。下午一点半，我想都没想就拿起直达白宫的电话拨号，电话已经切断了。”

眼前的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走？纽约一个经纪人建议鲍威尔去各处讲演，那可以赚大钱。鲍威尔拿出一张纸，在纸的一边写了“留在军中的理由”，另外一边写上“离开军队的理由”。他在继续留在军中项下一口气写了十几条理由。“但是当我苦思离开陆军的理由时，”他回忆说，“却只能找到一个：金钱。”于是鲍威尔佩上了他的第四颗上将金星，接掌了陆军最大的单一指挥部门——以亚特兰大市麦克佛森营区为基地的“部队司令部。”

●力争上游

去年7月他获提名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前几星期，笔者陪同鲍威尔飞往密西

西比州谢尔比营，那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最大的一个训练基地，也是白人种族主义的堡垒。今天，种族歧视的气氛显然改变了，国民警卫队的白人领导和鲍威尔之间，毫无隔膜。

鲍威尔对种族的看法很单纯。他认为黑人必须投入主流，运用自己的本领参与竞争。“在军队里，”他说，“我从未感觉过被白人同事看低。我一直有机会和他们公平公正地竞争。如果有人对此不以为然，那不是柯林·鲍威尔的问题。那是他们的问题。”

鲍威尔认为任何刻苦工作尽其所能的黑人，最终都能促进所有黑人的成功机会。在鲍威尔以国家安全顾问身份参加的最后一次白宫国宴上，一名黑人侍者走到他跟前，鲍威尔问他：“兄弟，你好吗？”

侍者有点哽咽地说：“将军，我知道你就要离开了。我只想感谢你，并且对你说，能在这里看到你，我很开心。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曾经从军，从北非一直打到意大利。”

“兄弟，”鲍威尔说，“我应该感谢你才对！”

在飞离谢尔比营的回程中，我对鲍威尔说：“你的运气一直很好，对不对？”

他沉默片刻，像个在寻找真理的思想家。“我的照片在关键时刻出现在《陆军时报》上，是运气，”他说，“在参谋大学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则是苦干的结果。苦干带来好运一和机会。”

他这句格言很快就得到了决定性的印证。在华盛顿，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劳海军上将对布什总统说他将于9月间退休。因此美国需要一位新的最高军事将领。当时已在华盛顿开会的柯林·鲍威尔

被国防部长切尼召到五角大楼。“我向总统推荐你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切尼对他说，“总统已经接受了我的推荐。”

鲍威尔说他乐于效命，然后他打电话给在亚特兰大的妻子。“阿尔玛，”他说，“我们又要搬家了。总统要我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新联席会议主席刚刚走马上任就成为国内和国际瞩目的焦点。一名非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在巴拿马遭人枪击之后，鲍威尔立即拟定方案供布什总统选择，他建议采取迅速且规模庞大的军事干预。获得总统批准之后，鲍威尔以闪电式的攻击快速达成了推翻并逮捕巴拿马独裁强人诺列加将军的目标。

其后几个月，鲍威尔利用时间思索了世界的各种转变。他在4月向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发表演说时指出：东西方局势得以缓和，有赖于“美国重张旗鼓”。

“如果没有实力，就没有可能通过实力来获致和平，”鲍威尔警告说，“戈尔巴乔夫可能有意令苏联不像过去那样咄咄逼人，但硬说即使美国不曾重整军威，苏联也会推行现行政策的说法，则是愚蠢的。”

不过几个星期后，就在他统率大军，集结中东对抗伊拉克的时候，他又一次得体地运用了国际论坛发表谈话。他警告说：“任何伊拉克领袖都不可轻易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决心与能力，去完成我们应当做的事情。”

他的语气坚定，丝毫没有让人误解的余地。

（李云 稿）

从海湾危机看“美式民主”

■香港《明报》

美国的新闻记者们，经常指手划脚地说，某一个国家没有新闻自由，某一个国家没有民主，尽管他们可以口沫横飞，如果他们是清明在躬的话，他们会否想到，今天美国式的民主走到了尽头呢？

在这里，我可以举出以下三个问题：

美国在国际道义上的问题

海湾为什么会发生危机？为的是美国要维持国际上的道义。伊拉克攻占科威特，是违背国际上的道义的，故必须予以反对。不过，这句话，在五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苏联可以讲，中国可以讲，美国却不能讲。英法是否能讲，因情形而定。

为什么美国不能讲呢？美国有一个好朋友，名叫以色列，它占领了两块他国的土地，一是西岸地区，二是加沙地带。最近并且发生流血镇压事件。在这一次海湾事件中，美国有一个新盟友，共同出兵去防卫沙特阿拉伯，名叫叙利亚。叙利亚早就出兵占了黎巴嫩 $\frac{2}{3}$ 的土地，最近消灭了黎巴嫩内部的基督教军队的反抗势力，迫使其领袖奥恩将军逃入法国大使馆内，请求庇护。另一基督教政权领袖达尼·夏蒙，最近与其太太和其8岁、6岁的儿子，同时被人惨杀。杀手的唆使人是谁虽仍存疑，但说者认为是来自叙利亚。

美国既然一手拉着以色列，一手拉着叙利亚，对萨达姆的谴责，是很难开口的。自然，美国说，三件事情，分别处理。要处理，就是美国没有同意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行动。

如果不同意叙利亚的行动，美国国务卿贝克为什么要到叙利亚去，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称兄道弟呢？叙利亚之行动，早发生于贝克到访之前，难道贝克此行，未得到白宫之同意，而擅作主张吗？

自然，凡读过阿拉伯民族历史的人，都会知道，阿拉伯民族的恩怨，不能用常理来解释。这一次，美国陷入阿拉伯民族的泥沼中，明智之举，是力图自拔，而不是愈陷愈深。

有人说，这是白宫当局处事之不当，与美式民主有何关系？在美国外边的人，可能不知道，在美国国内的人，都能感觉到，这一次美国之泥足深陷，是由于白宫当局，被新闻记者牵着鼻子来走。

8月2日伊军侵科以后，在美国国内的人都认为，美国最好不干预，美国有许多大学生认为，这是美国石油大亨的麻烦，不是美国群众的麻烦，美国人决不应为石油大亨来卖命。美国石油工人说，世界石油涨价，足以刺激国内石油的生产。美国国内并不是没有油源，只是国外石油价格太平，致令国内采油无法收回成本。

美国的新闻记者没有把美国国内的群众情绪向白宫如实反映，反而当布什作出强硬决定之后，就说布什的声望大隆。人是喜欢人家捧场的，于是布什的决定，越来越强硬，因而泥足也越陷越深。

如果说，民主是由民来作主，那么，美国之民，并不是2亿3千万的老百姓，而实际是一小撮的新闻记者。

有什么证据呢？有的。美国西部有一个

时事讨论电台，名叫 KGO，欢迎一般人来电话，发表意见。我们只要细听致电话的人所发表的意见，我们就知道，今天美国的民主，不是民主，而是“记主”。

美国总统的战争权力问题

今天布什总统虽然是耀武扬威，但是，如果问，要他下令来开火，他是否会手软呢？

依我看，他实际是手软的。

美国宪法规定，总统是海陆空三军元帅，他有权下令开火。但下令开火，仅限于一个情况，就是，美国的本土或者在海外的军事设备和飞机船舶，受到了袭击。如果不是这一个情况出现，美国要主动地攻击他国，作为海陆空军大元帅的总统，是不能单独决定的。合理的说法，至少要得到国会的同意，但是，美国说法，并没有作明文的规定。鉴于宪法上互相制衡的原则，对宣战这样的大事情，决不会让总统作单独的决定，那是必然的。派一个大使尚要参议院同意，宣战自然比派大使还重要。

1973年的时候，美国国会，曾作过一个决议，明定主动对外作战，要由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同意。尼克松总统对这一个决议，加以否决，而国会亦不能否决尼克松的否决。这不是说，总统已取得单独宣战的权力，而是说，总统宣战是否合法，有待于未来司法机构的确定。

具体来讲，这一次，布什总统单独下令进攻伊拉克，只要有人向最高法院告布什总统一状，最高法院认为违宪，布什总统就得鸣金收兵。

我们不要认为民主是无往不利的政治意念，至少美式的民主，已把总统缚手缚脚，令其威而不武。

我们能否问一句：美式的民主，是否已走到尽头呢？

新闻记者干政的问题

美国电视，出现于 60 年代以前，彩色电视，大行其道于 60 年代以后。电视大行其道，美国就有但凭看电视来决定其政治主张的人。这些人，虽无确切统计，但为数实在不少。同时，60 年代以后，美国“一城市一报纸”的现象，愈来愈普遍。由于“一城市一报纸”，因而，有一些报纸，就成为一个城市的权力中心。

视察美国政情的人，都可以下结论，美国新闻记者的权力愈来愈大了。近年美国报纸与电台，大搞其民意测验。民意测验是什么？是把主观来客观化，亦是把“消息灵通观察家”来实在化。

由此，今天的美国，早已存在着一个新闻记者干政的问题。

中国的汉代、宋代、明代、清代，都有宦官。宦官何以能弄权？因为宦官善于制造民意。历代的宦官，在开始弄权的时候，一定制造一些民谣，去告诉皇帝。爱听民谣的皇帝，本来是好人，他希望通过民谣来理解民间情况。但是皇帝的弱点被太监捉住了，就可以随意弄权。民谣的矛头如果指向宰相，宰相就倒霉；指向将军，将军就会身首异处。

今天美国之所谓民意调查，其实也属于民谣之类。任何民意调查，如果一定要追问实证，一定会发现漏洞。

不过，今天民意调查的威力，远比民谣为大。民谣听不入皇帝之耳，效用便停止，民意调查如果听不入白宫之耳，一样可以听入老百姓之耳。

不要认为美国的月亮，又大又圆，事实上，今天美国的月亮，有时椭圆，有时八角。

（希劲摘）

英国大臣支助伊拉克军火工业内幕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1990, 12, 2

在巴格达向南通往科威特边界的大道上耸立着面积很广的塔吉大工业中心,这是伊拉克军火工业的心脏。两扇附有装饰物的大门里是一排结构牢固的警卫室,后面成千上万的工人正在为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机器忙碌地工作。

工作区中最大的丙号车间里,立着一排排由计算机控制的车床,为迫击炮弹制作套管、弹尾和弹头。这些车床是两家英国大公司制造的。丁号车间中有更多的英国装备,用于为炮弹和导弹零件装铜板。

再往西几英里的亚历山大有一个胡廷工业中心。这里也有许多英制机器,用于大批生产炮弹和子弹。巴格达以西通往拉马迪的大道上的巴德尔和卡卡工厂也承担着同样的任务。英国记者法佐德·巴佐夫曾试图为这些工厂拍照,但随后被捕,1990年3月以间谍罪判处死刑。

在巴格达另一边的纳拉旺沙漠是新成立的4月7日工厂,这家工厂是以伊拉克—伊朗战争中的一次胜利命名的。在这家工厂中,伊拉克人正在用英国机床制造炮弹,其射程为英国炮弹射程的两倍。

《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组对于英国这些装备如何运入伊拉克进行了调查,发现英国政府中一位国务大臣允许一些英国公司违背政府禁止向伊拉克出口军用物资的命令,同伊拉克做军火生意。

1986年11月,英国贸易和工业部贸易国务大臣阿兰·克拉克到达巴格达国际机场,受到隆重的欢迎。他此行目的是促进英国同伊拉克的贸易。

尽管英国政府明文规定,禁止英国公司为巴格达提供武器、弹药或其他可能“加剧或延长”历时7年的两伊战争的任何物品,但是两国之间的贸易仍十分兴旺。

这种情况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英国工业认为伊拉克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伊拉克仍把英国看作“最惠国”。它偿还英国公司的债务比偿还其他国家公司的债务都更为迅速。

克拉克是来巴格达同伊拉克贸易部长哈桑·阿里讨论由贸易和工业部出口信贷保证司提供一笔新的信贷问题,并签署协议。如协议签署成功,自从1983年以来英国为伊拉克提供的信贷总额将达7亿5千万英镑。

英国机床工业准备同伊拉克签署价值4千万英镑的合同,部分信贷就是为这些交易提供资金的。以前,伊拉克人靠西德和瑞士提供机床来制造导弹和炮弹。但是在克拉克访问伊拉克以前,这些国家都面临了困难,无法满足伊拉克的要求。哈桑·阿里则说服萨达姆购买英国的机床。

这时一个野心勃勃而又诡计多端的企业家罗伊·里克斯出面抓住了这个大好机会。他原来是设在肯特的一家小公司——现代火警公司的经理,刚刚失去了这份工作,正在到处寻找新的门路。他找到了他的老同事阿尼斯·瓦迪,瓦迪曾向中东销售过现代火警公司的产品。瓦迪告诉里克斯,他前一年在意大利见到伊拉克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卡西姆·阿巴斯。阿巴斯奉巴格达政府之命在欧洲谋求新的武器技术。阿巴斯已在意大利成立一家采购公司,名为尤罗马克公司。他对瓦迪说,他想找人在英国开办一家类似的办事处。这真是不可错过的良机。1987年初,里克斯和瓦迪在杜克街成立了一家人数不多的米德国际公司。

通过伊拉克驻伦敦大使馆的介绍,里克斯和瓦迪同一些英国工程公司建立了联系。6个月以后,里克斯陪同伊拉克代表团参观了许多英国工厂。代表团团长是伊拉克工业和军事生产部中的一个高级官员萨法·哈博比。萨法说他的部正计划在塔吉建立一个大的工业中心,这将是全世界现代化的弹药工厂,他需要用最新英国技术成立数十个小厂。

里克斯通过贝内特机床工厂经理本·西蒙谈判了一项为塔吉工厂提供价值640万英镑的机床的合同。谁也不怀疑这些机器是什么用途。同米德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说明,这些机床用于生产直径为60至120毫米的迫击炮弹。还规定提供生产迫击炮

弹头头的机器。

萨法在参观英国机床工厂时，邀请4家工厂派人去伊拉克驻德国波恩大使馆，讨论定货的事。几家英国工厂争相同伊拉克做生意。康万特里的马特里克斯机床厂签订了第一笔定货——总额为1900万英镑的两个合同，在塔吉和胡廷工业中心安装制做炮弹的设备。科尔切斯特车床厂同伊拉克制造武器的卡卡工厂签订了合同。车床厂的一个工程师安德鲁·奥克斯福德说：“伊拉克人给我们看了样品。我们没有问这些到底是什么，他们也没有告诉我。”另一家英国公司的经理说，伊拉克人告诉他们，所生产的模具是用来制造“某种消费品”的。他们不知道卡卡工厂制造弹药。

到1988年初，里克斯已帮助伊拉克人从许多英国机床工厂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机器。这些交易估计价值4000万英镑。

但是这时，外交部官员已开始对于这些合同数额之大感到不安。他们向贸易和工业部指出，使用英国机床的塔吉、胡廷和其他工厂都是由伊拉克工业和军事生产部管理的，该部负责人是萨达姆的姻兄弟卡马尔·侯赛因。

一位以前负责检查出口许可证申请的外交部官员马克·希格森说：“谁都知道这些设备可以用来制做炸弹。”当时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极力要求内阁严格制订向伊拉克出口设备的条例。1985年10月，豪在下院说，英国在两伊战争中一直恪守中立，不允许向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的防御设备。

同伊拉克做生意的这些英国公司夹在外交部及贸易和工业部之间十分为难。这些公司派人找到了贸易和工业部出口许可证司司长托尼·斯特德曼。斯特德曼建议他们直接找贸易国务大臣。

1988年1月20日，机床贸易协会要求同贸易国务大臣阿兰·克拉克紧急会见。一些工业界代表在贸易和发展部克拉克的办公室中开会。克拉克首先发言，他祝贺工业界人士在市场疲软时能签订这样多的合同。他叫他们放宽心。他说只要英国的竞争对手德国或法国也提供类似的机器，联合王国就没有理由不发出出口许可证。

克拉克在这次会上的言谈对于身居高职的政府国务大臣来说的确是出了格。他建议与会的人们如何填写出口许可证的申请。他把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许诺置之不顾，教这些公司的经理尽量强调这些设备的和平用途。他还强调他们一定要尽快办理申请手续，以防局势有所变化。如美国在两伊战争中更多地支持某一方，目前的命令就会有所改变。克

拉克在这次会上说，他在内阁会议上也会坚决替他们讲话。

与会的一位经理说，贸易国务大臣克拉克使在场的人们毫无疑问地相信，政府允许出口机床，即使它们最后用于为伊拉克军队生产炮弹。他说：“谁都知道这些机器可以用来造炮弹。贸易国务大臣向我们点了头”。参加会议的其他经理也同意他的看法。BSA机床公司经理基思·贝利说：“贸易和工业部的人知道机床的潜力。他们知道这些机器可以做什么用。伊拉克人不会在战争期间购买机床去生产汽车。”

到1988年年底，伊拉克已成为英国机床工业第三位的出口市场。贸易额从前一年的290万英镑增到3150万英镑。伊拉克人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大胆了。他们要求英国比麦克工业公司提供165万英镑设备用于拖拉机。但据伊拉克工程师说，这些设备是用于改装过时的苏制坦克。伊拉克人还要求该工厂提供一种金属零件，用于苏制导弹。

最近由私人购买的皇家军械公司向一个中间人出售了阻爆剂，中间人又将它们卖给伊拉克。这些物资用于推进大型火箭。本报记者发现1989年埃米公司还向伊拉克提供了先进的战地雷达。拉卡尔电子公司提供了战场无线电。

尽管明文规定武器禁运，英国正在悄悄地帮助伊拉克建立中东最强大的军队。

但是萨达姆的欲望很大，他希望他的武器胜过西方。他要求英国的阿斯特拉公司为他15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生产炮弹。萨达姆想要特制的火箭助推炮弹，射程可达24英里，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炮弹射程的2倍。阿斯特拉公司拒绝这笔生意后，萨达姆又找到了智利的卡尔敦公司。该公司同意为萨达姆建造一座耗资2750万英镑的工厂，取名4月7日工厂，生产炮弹。伊拉克要求英国马特里克斯工厂提供机器，以生产尖端的雷管引信。设在伦敦西部的伊拉克技术发展公司已付给马特里克斯工厂400万英镑的定金。

1989年3月，马特里克斯工厂向贸易和工业部申请出口许可证。该部拖了9个月没有批准。马特里克斯工厂厂长直接去找1989年7月在贸易和工业部替代了克拉克职务的特拉夫加内勋爵，希望得到他支持。特拉夫加内曾担任过负责国防采购的国防大臣。他对几位厂长说，这是个敏感的决定，需同国防部和外交部其他大臣商议。厂长们坚持说，许可证申请书已明确说明，这些物资运到伊拉克纳尔，而客户是智利的卡尔敦公司。一位厂长说：“我